



魏
南

~ 16
2697
10



16
2697
10

文選卷三十五

七下

張景陽七命八首

詔

漢武帝詔一首

賢良詔一首

冊

潘元茂魏公九錫文一首

令

任彥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傅季友為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藏書

昭和十一年
二月十三日
購

修楚元王墓教一首

策秀才文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七下

七命八首

張景陽

冲漠公子含華隱曜冲漠冲虛恬漠也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濟光隱曜世嘉其高也嘉遜龍蟠翫世高

游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周易曰嘉遜貞吉尚書大傳曰蟠龍負信越其藏鄭玄曰蟠屈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齊人之阜使我高蹈

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莊子曰乘物以游心老子曰立之又玄衆妙之門

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所入是謂大荒之野與臨處也乃敢雲路騁

秀不避昔七發因楚太子方疾故有侯病未能之言而具傷為招隱之詞亦承之不諱不亦

飛黃

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皂越奔沙輾流霜劉劭七華曰超重淵越流沙凌扶搖之風躡

冰之津莊子曰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扶搖上行風也列子曰堅冰立散旌拂霄踔軌出峇垠許慎淮南子注曰垠垠端

崖天清洽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巒顧石室而迴輪仲長子昌言曰開上古之憲土或伏重岫之內窟窮皇之底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

遂適冲漠之所居爾雅曰適之也其居也

崢嶸幽謁蕭瑟虛立廣雅曰崢嶸深冥也說文曰立幽遠也溟海渾濩涌其後嶰谷岫

張其前十洲記曰東王所居處山外有員海員海水色正黑謂之溟海說文曰渾濩聲也後

音勞噴 尋竹竦莖蔭其窞百籟羣鳴聾其山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岳山尋竹生焉郭璞曰尋竹大竹也莊子曰

地賴則張寂是也聾其山謂衆聲既喧

衝颺發而迴日飛磔起而麗天陸機論曰山爲之聾也蒼頡篇曰聾耳不聞也

命公子於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墜迹

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歟則勒洪伐於金册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委祕說文曰牒札也陳琳奏端舞白瑗勒

洪伐式昭德音金册今公子違世陸沈避地獨寫陸沈已見張景陽雜詩有蓬之歎滅

刪已見西京賦

毛撫促柱則酸鼻揮危弦則涕流舞賦曰若組瑟促柱

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罹高唐賦曰寒心酸鼻

廣雅曰揮動也鄭玄論語注曰危高也侯瑾筆賦曰急弦促

柱變謂改曲陸機前緩歌行曰大容揮高弦意與此同也

若乃追清哇赴嚴節舞賦

曰含清哇而吟咏蒼頡篇曰哇謳也嚴節急

節也漢書曰階銅九以撞鼓聲中嚴鼓之節

奏綠水吐白雪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

曰為幽蘭誘曰淥水古詩也宋玉風賦

激楚迴流風結激楚結風

悲蕙蕪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田休

堯為天子堯葬生於庭為帝成歷鄭玄詩箋曰悼傷也楚辭

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古詩曰四五蟾兔缺

之嗚咽左氏傳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發婦杜預曰寡婦為髮毛詩曰痛癢

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禮記曰傾耳而聽之孫卿子曰昔者孤巴鼓瑟而

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

大夫曰蘭宮禮記曰蘭宮天子廟飾也鄭

堂綺櫳楚辭曰彷彿兮蘭宮說

雲屏爛汗瓊壁玉蔥文曰櫳房室之疏也

應門八龍旋臺九重毛詩曰乃立應門郭璞爾雅注曰應

表以百常之闕圓以萬雉之墉表標也百常高也西京賦曰徑

翠觀岑青彫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陞陵山鄭玄禮記注曰崇屋翼也魯

征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春秋元命苞曰玉繩北兩星為玉繩說文曰極

皆倒在下軒長廊之楹也

頽素炳煥粉拱嗟峨毛詩傳曰頽赤也說文曰

承阿蚪龍也楚辭曰仰觀刻桐畫龍蚪馬融深將軍西第

錯以瑤英鏤以金華廣雅

方疏含秀圓井吐葩魯靈光殿賦曰懸棟結阿

幽堂晝密明室夜朗天聰綺疏圓淵方井反植

重殿疊起交綺對楹以帛明窗也

幽堂晝密明室夜朗魯靈光殿賦曰懸棟結阿

焦螻飛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晏子春秋景公問於晏子曰天下有極細乎對曰

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攜公子而雙游時娛觀於林

麓曹大家列女傳注曰

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

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歡仰折神籥俯采朝蘭本草經曰白芷

惠風於蘅薄眷椒塗於瑤壇邊讓章華臺賦曰蕙風春施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

列漢書曰徧觀此眺瑤壇王逸楚辭注曰瑤壇也

之萬雉毛詩爾乃曉榭迎風秀出中天方言曰曉高也郭璞爾雅注曰榭臺上起

傳曰墟城也

爾乃浮三翼戲中泚

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長十丈中翼一艘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長九丈毛詩曰宛在水中泚

駭驚翰起

蘇林漢書注曰鯢音魚鯢今呼魚謂之鯢猶呼車以為駭也鄭立詩箋曰翰鳥中豪俊者也

沈絲結飛矰理

毛詩曰其矰維何維

絲伊緡鄭立曰以絲為之綸周禮曰緡矢用諸弋射鄭立曰結繳於矢謂之緡也

掛歸翮於赤霄之表

出華鱗於紫淵

杜預注蒼天膺摩赤霄上林賦曰紫淵徑其北

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

杜預注

縱放也毛詩詩傳曰弭止也

吹孤竹拊雲和

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

淵客唱淮南之

曲

淵客習水者也吳都賦淵客慷慨而泣珠漢書曰淮南鼓員四尺

歌曰乘鳧舟兮為水嬉

穆天子傳曰天子乘鳧舟郭璞曰舟為鳧形制今吳之臨

芳洲兮拔雲芝樂以忘戚游以卒時

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為期此蓋晏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

浩猶大也公子曰余病

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

周禮曰西方白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劉

天凝地閉風厲霜飛

禮記曰仲冬之月塗城闕築園助天地之閉藏也

柔條夕勁密葉晨

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

禮記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效於田獵劉向尚

爾乃列輕武整戎剛

輕武天剛四車名也可剛

重髦啓雄芒

雲旄雲旒竿上旄旒也髦與旒古字通芒鋒

駕紅陽之飛鶩驂唐

公之驪騮

紅陽飛燕未詳或曰駿馬圖有含陽侯驪騮合即紅聲之誤也

屯羽隊於外

林縱輕翼於中荒

羽隊士負羽而為隊也翼左右翼也越

爾乃布飛羅

張修畏

爾雅曰張修畏謂之蠶蠶或作畏音畏天切免畏也廣雅曰免免也

陵黃岑

挂青巒

爾雅曰巒墮也郭璞曰

畫長罨以為限帶流綵以為關既乃內

無疏蹊外無漏跡

廣雅曰

叩鉦數校舉麾旌獲

周禮曰鼓征鳴鐃車徒皆行

馳鳴鏑

說文曰鏑張弓弩機弩牙也以金為之漢書曰

剪剛豪落勁翮連騎競

驚駢武齊轍

說文曰駢駢也駢也毛詩傳曰

翁忽揮霍雲迴風烈聲

武迹也杜預注曰轍車迹也

說文曰翁忽揮霍也

翁忽揮霍也

妻乃斷髮掄爪投人痛中使童女三百鼓裝裝炭金鐵乃瀟遂以成劍陽曰于

將而作龜文陰曰貴耶而縵理干將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閻闔閻甚重之

彩豔發綺光色也越絕書曰王取純鈎薛燭觀其鈎燭如列星光如散電質如耀

雪莊子曰此劍一用如雷之震電之霍也魏文霜鏐水凝冰刃露潔典論曰魏太子

似霜造七首理似堅冰聲類曰鐸刀也字書曰凝冰之絮也越絕書

曰玉取純鈎薛燭觀其光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文煥煥如冰之將釋也

形冠豪曹名珍巨越絕書曰越王取豪曹薛燭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

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越絕書曰楚王作鐵劍三枚晉鄭闔而求之

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越絕書曰楚王作鐵劍三枚晉鄭闔而求之

以為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浮湖鴻雁也見上注史記蘇秦說

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橫說文曰舒申也晉灼漢書注曰

駭風胡越絕書為燭吳越春價兼三鄉聲貴二都越絕書句踐示薛燭純鈎曰客

或夜飛去吳越絕書曰閻闔無道混虐之劍去之入水行湊楚王卧而設湛盧之劍也

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說文曰可以

從服九國橫制八戎過秦論秦人開闢延敵九國之師逐逃而不敢進史爪牙景

附函夏承風此豈希世之神兵于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

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能超越天驥天馬也驥或為機傳玄乘輿馬賦曰九方不

氣靈淵受精皎月孔安國尚書傳曰嘉受也遜甲開山圖曰隴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

眸睨黑照玄采紺發越絕書曰越王取純鈎薛燭觀其鈎燭如列星沐如揮紅汗如振

血漢書大馬歌曰雷赤汗沫流赫應劭曰大宛馬汗血者流也流沫秦青不能識其眾

尺方堙不能觀其若滅良士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甚其妙矣相馬經

爾乃巾雲軒踐朝霧鄭玄周禮注曰

赴春衢整秋御秋御秋駕也司馬彪註蚪踊螭騰麟超龍翥甘泉賦曰

上已見

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

目去法千里馬有三十六尺四寸列子伯樂曰天

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

已見

上

下

已見

望山載奔視林載赴
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

不及形塵不暇起
浮空前未移再踐千里

爾乃踰天垠越地隔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迹

陽鳥為之頓羽夸父為之投策

斯蓋天下之雋乘子豈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

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

其根農帝嘗其華

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

有窮海之錯極陸之

毛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味重九沸和兼勺藥
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凡味之木水最為始五味三和九沸九

晨冕露鵠霜鵠黃雀
說苑曰魏文侯嘗晨冕露鵠霜鵠黃雀美南都賦

園案星亂方丈華錯
鹽鐵論曰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聽耒躬耕者之勤也墨子曰美

封熊之躡翰音之蹄
左氏傳曰晉靈公宰夫觸龍躡不熟禮記曰雞曰翰音呂

鷩髯猥屑髦殘象白
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內之美者鷩髯猥屑髦殘象白

靈淵
靈淵

龜萊黃之鮓
七啟曰寒芳芬之巢龜萊黃之鮓不

丹穴之鸚
丹穴之鸚

立豹之胎
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鸚五采名曰鳳說文曰鸚鳥大鸚也列女傳

輝以秋橙酷以春梅
杜預曰輝炊之也博物志曰橙似橘而非若柚而有芬香劉梁

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
商

范公之鱗出自九
范公之鱗出自九

范公之鱗出自九
范公之鱗出自九

范公之鱗出自九
范公之鱗出自九

范公之鱗出自九
范公之鱗出自九

范公之鱗出自九
范公之鱗出自九

范公之鱗出自九
范公之鱗出自九

范公之鱗出自九
范公之鱗出自九

范公之鱗出自九
范公之鱗出自九

范公之鱗出自九
范公之鱗出自九

范公之鱗出自九
范公之鱗出自九

范公之鱗出自九
范公之鱗出自九

范公之鱗出自九
范公之鱗出自九

既云荆南則與... 按荆豫是借... 字高似孫... 平卷中所辨得之

中養鯉者鯉不相 賴尾丹鯉紫翼青鬚 毛詩曰鯉魚賴尾丹鯉已見上文 爾乃命

支離飛霜鏗 莊子曰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蓋彈于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 紅

肌綺散素膚雪落 七啓曰立熊素膚 婁子之豪不能廁其細秋蟬之

翼不足擬其薄 離婁蟬翼 繁肴既闕亦有寒羞 蒼頡篇曰闕訖也周禮曰朝事

食先進寒具 商山之果漢皇之榛 漢書曰四人者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已見西都

亦橘之類也音漆或曰棗 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 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龍眼如荔

實大如芡裏有汁美如蜜核可作飲器殼即核也 芳旨萬選承意代奏 孔安國尚書

凡物之內盛者皆謂之殼若角切協韻苦豆切 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 盛弘之荆州記曰淶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

吳錄地理志曰吳興烏程縣酒有名張 浮蟻星沸飛華萍接 南都賦曰醪敷徑 立石

嘗其味儀氏進其法 博物志曰立石從中山酒家酤酒家與之千日之酒 傾罍一

朝可以流酒千日 薛君韓詩章句曰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流閉門不出 簞醪投川

可使三軍告捷 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眾迎流而斯

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為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

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焯暉也 說文曰飲神食氣也方言曰 予豈能疆起

而御之乎公子曰耽口爽之饌甘腊毒之味 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廣雅曰

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 呂氏春秋曰肥肉厚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 杜預左氏傳注曰融

繼明代照配天光宅 周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毛詩序曰 其基德

也隆於姬公之處岐 姬公文王也國語曰后稷 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

毫 尚書仲虺曰惟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孔安國曰 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

之雲無以豐其澤 尚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春秋緯曰 皇道煥炳帝載緝

熙 景福殿賦曰樂我皇道尚書舜曰有能奮 導氣以樂宣德以詩 呂氏春秋曰陶唐

陽道壅塞人氣鬱閉筋骨攣縮作舞宣導之國語曰王將鑄無射問律 教清於雲官之世

治穆于鳥紀之時 左氏傳鄭子曰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我高 王猷

於冷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度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

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以鳥紀為鳥師而鳥名也

每歲所

四塞函夏謐寧

毛詩曰王簡允塞猶與猷同已見上文爾雅曰謐寧也

丹冥投烽青微釋警

丹南方朱冥也楚辭曰歷

祝融於朱冥王逸曰朱冥之野也青微東方也呂氏春秋曰禹東至青羌之野南至交趾丹粟

却馬於冀車之轅銘德於昆吾之鼎

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王弼曰天

下有道修於內而已故起走馬以糞田東

京賦曰却走馬以糞車墨子曰昔夏開使飛廉采金於山以鑄鼎於

郁

文子曰黃帝之化天下田者讓畔准

樵大恥

樵大恥

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

韓非子曰解其長劍免其危冠左氏傳曰人有十等

早臣僕僕出臺莊子魏太子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唯

擊壤

堯時有擊壤者曰擊壤也

玄圃巷歌黃髮

玄圃巷歌黃髮

解義皇之繩錯陶唐之象

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尚書曰堯

曰唐虞之象刑結衣不純中刑維

若乃華裔之吏流荒之貊

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尚書曰五

百里荒服又曰二百里流周書曰四夷九緇孔

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

風俗通曰秦周常以八月輶軒使來服

代方言藏之秘府春秋說題辭曰輶服

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

毛詩曰駿奔走在廟前巴蜀曰稽顙

來享左氏傳孤突曰策名委質賦乃

等注反哺之語鳥

于時昆歧感惠無思不擾

毛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焉說文云岐行

苑戲九尾之禽圓棲三足之鳥

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白

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

禮瑞命記曰黃帝服黃

龍衣而來止帝園食竹實棲帝梧

有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

左氏傳蔡墨曰有夏孔

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

萬物烟燼天地交泰

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

化醇又曰天地交泰

林無被褐山無羣帶

老子曰聖人被褐懷

玉漢書貫山上疏曰

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

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

求諸野乃審象旁求於天下孔

指神濟濟

指神濟濟

指神濟濟

功與造化爭流

功與造化爭流

功與造化爭流

言未終公子蹶然而

言未終公子蹶然而

言未終公子蹶然而

毀之而爭寶之訟解

莊子曰庚市子肩之毀玉也淮南子莊子后解曰庚市子聖人

無益者也有爭財相鬪者庚市子毀五於其間而鬪者止也

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

司馬遷書曰

蓋理有

蓋理有

蓋理有

蓋理有

德與二儀比大

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嚴君平老子

指歸曰功與造化爭流德與天地齊光

指歸曰功與造化爭流

指歸曰功與造化爭流

指歸曰功與造化爭流

軒冕藹藹

軒冕藹藹

軒冕藹藹

安國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也史記曰呂尚年老矣以漁釣好周西伯將敗下

之曰所獲霸王之輔于是西伯獵果遇太公鄭玄論語注曰蔡國君之奇寵也

指神濟濟

夫布衣羣帶之士修

夫布衣羣帶之士修

夫布衣羣帶之士修

身於內成名於外

身於內成名於外

身於內成名於外

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

呂氏春秋曰齊閔王病瘡往宋迎文華文華視王疾謂太子曰王病得怒當愈則殺摯如何太子曰臣當與母共請於

之樂棲我以蒨家之屋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周易曰豐其屋而家覆燬障曰

游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

實為秋摘藻為春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謂簡主吾不復樹德簡主曰夫春謝桃李夏以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今子樹其非人也答賓

尋後塵

應瑗與桓元則書曰故不策馳敬等後塵

求賢良詔一首

漢武帝

詔

蕭該帝紀注云漢制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策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書之二曰制書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三曰詔書其文曰告某官云知故事四曰誡敕其文曰有詔敕某官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

言馬或奔或蹏御之以道而致千里之途聲類曰蹏蹏也杜計切材者必有

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應劭曰泛覆也馬有餘氣力乃能敗駕泛方奉切如淳曰弛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如見斥逐也跡音拓或音尺才異等者越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善曰察湖也察審之然後薦之也

何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桓子新論雜門周曰遠赴絕國無相見期

賢良詔一首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

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服而民不敢犯也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墨子曰畫衣冠而

日月所燭罔不率俾

大戴禮孔子曰昔舜出八日月莫不率

周之成康刑

錯不用德及鳥獸

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年不用毛詩序曰文

四海外肅慎

晉灼曰東夷傳肅慎今挹婁地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善

北發渠搜氏羌來服

晉灼曰北發以國名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關

之西善曰北發國名也大戴禮北發渠搜氏羌來服鄭立詩箋曰

大手筆惟退之平
淮西碑與之角耳
此篇祖漢書中張
璠為陳崇神莽功
德奏精力不逮而
體之雅潔過之

氏羌夷狄國
別在西方也
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
大戴禮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蝕星辰不崩解不絕矣
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
禮記曰聖王所以順故鳳凰麒麟皆在郊藪周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烏序何施而臻此乎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

冰未知所濟
尚書曰子唯小子若涉淵冰子惟往求朕攸濟
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

洪業休德
如淳曰猶詩曰猗歟那猗也猗美也偉大也
上叅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

德此子大夫之所觀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

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冊
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也

冊魏公九錫文
范曄後漢書獻紀曰曹操自為魏公加九錫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謂之九錫也

潘元茂
文章志曰潘昂字元茂獻帝時為尚書郎遷東海相未幾拜尚書左丞病卒魏錫昂所作

制詔
蔡邕獨斷曰制詔者王之言必為法制也詔猶告也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也
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

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
曰建安元年天子假太祖節鉞封武平侯建安九年領冀州牧

當此之時若綴旒然
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何休曰旒旗也贅猶綴也

宗廟之祀社稷無位羣凶覲覲分裂諸夏
左氏傳曰服曰民服事共

一人尺上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

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
楚辭曰心震悼而不放
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

朕躬
尚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又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

保又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

之
尚書周公曰天壽乎格保又有殷又曰用敬保元
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

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

君之忠於本朝也
魏志曰董卓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將軍袁紹等同時俱起卓兵強莫敢先進太祖遂引兵西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諸侯釋位

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

服虔曰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

全椒尚書行次

全椒尚書行次

發火燒燒不盡不

君又討之剪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青州黃巾衆有百餘萬八兗州遂轉入東平

太祖遂進兵擊黃巾于壽張東破之黃巾至濟北乞降左氏傳太史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勳剋黜其難魏志曰韓暹楊奉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暹走公征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救之遂建

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又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元年洛陽殘破太祖都許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周禮曰設官分職又曰北五帝于四郊郊立曰兆為壇之營域也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憚君靈用不顯謀斬陽之役橋蕤授首魏志曰袁術字公路欲稱帝于淮南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雷其將橋蕤公擊破蕤等斬之斬縣屬沛在陳之東也稜威南厲術以殞潰此

又君之功也魏志曰術為太祖所敗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憚于鄰國鄭玄論語注曰厲嚴整也左氏傳曰民逃於上曰潰迴戈

東指呂布就戮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為兖州牧建安三年公東征布就戮張揚沮斃眭固伏罪張繡稽伏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董卓以為建義將軍

張揚沮斃眭固伏罪張繡稽伏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董卓以為建義將軍建安四年公征呂布張揚將楊醜殺揚以應太祖揚將眭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煥擊之殺固又曰張繡武成人驛騎將軍濟族子也濟死繡領其衆屯宛太祖南征軍有水繡等舉降毛長詩

傳曰沮壞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魏志曰袁紹字本初汝南人天子以

紹為太尉會太祖迎天子都許紹擇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戰國策唐雎謂秦王曰許已見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諸神策致

屈官度大穢醜類魏志曰建安五年公軍官渡袁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送之公擊瓊斬之紹衆大潰紹棄軍去毛詩曰致天之罰屈于牧野鄭玄曰致天所以罰極紂也爾雅曰穢盡也醜衆也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紹出長子譚鎮青州又曰建濟師洪

河拓定四州青冀幽并也袁譚高幹咸梟其首魏志曰紹出長子譚鎮青州又曰建安十年公攻袁譚破之斬譚又曰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征幹幹走荆州上洛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紹出長子譚鎮青州又曰建安十年公攻袁譚破之斬譚又曰袁

功也魏志曰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擊破之承走八海島又曰黑山賊張燕率其衆降封為列侯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

尚因之逼據塞北魏志曰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畧有漢民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遼西單于蹋頓尤彊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尚書周公曰東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君北征三郡

乃大降魏志曰亂有夏孔安國云思重也東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君北征三郡

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

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十三年公南征劉表表卒其子琮降廣雅曰首向也戰國策張儀曰交臂而事齊楚檄蜀文曰匈奴屈膝請和馬超成

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

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成宜等反超等屯潼關公西征與超等夾關戰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斬成宜小雅曰殄盡也

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令二國名重譯已見上文張茂先博物志曰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穢貊三曰密吉四曰錫于五曰白屋然白屋今隸鞏也單于今之契丹也本並以錫于為單于疑字誤也錫音必計反對淵林魏都賦注曰北羈單于白屋范曄後漢書曰北羈單于謂耿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漢書曰叩笮請吏北而南夷也又曰漢王降請吏請吏請漢為之置吏也

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

俗勞施勤教恤慎刑獄尚書曰旁作穆穆述文武勳教又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尚書曰敦敘九族鄭玄回惡惡也

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無文

朕聞先王並建明德昨之以土分

之以民左氏傳曰子魚曰昔武王選建明德以濟屏周又眾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以土而命之氏又子魚曰武王分康叔股人七族

崇其寵章備

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禮記曰以為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也尚書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又曰率由

其在周成管蔡不靖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

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

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

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左氏傳管仲對屈完之辭

世祚太師以表東海左氏傳王使劉

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

伯錫以二駘虎賁鈇鉞左氏傳曰晉

伯錫以二駘虎賁鈇鉞鉞也左氏傳曰晉

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左氏傳曰晉

不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尚書曰王曰公明保予冲子稱丕顯

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齊

晉朕甚惡焉漢書宣帝

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尚書曰肆子冲

日託于兆民之上尚書曰肆子冲

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尚書曰肆子冲

日託于兆民之上尚書曰肆子冲

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尚書曰肆子冲

日託于兆民之上尚書曰肆子冲

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尚書曰肆子冲

日託于兆民之上尚書曰肆子冲

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尚書曰肆子冲

日託于兆民之上尚書曰肆子冲

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尚書曰肆子冲

曰已子惟小子若涉淵
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

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為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慮授君

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

魏志曰天子使御
史大夫卸慮持節

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

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黃曰契問也鄭玄曰契灼其
龜毛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毛萇詩傳曰冢土大社也

卿佐

尚書曰乃召畢公毛公孔安國曰
畢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也

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

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

應劭風俗通曰諸侯
有傳信乃得舍於傳

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

左氏
傳宰

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

杜預左氏
傳注曰大

輅金輅戎輅戎車也君勸分務本齊民昏作

左氏傳賦文仲曰既食首用務勸分杜預曰勸
分有無相濟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

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

韋昭漢書注曰滯積久也又曰袞卷龍衣玄土
馬纁下冕冠也周禮曰王之服屨赤舄青舄也

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

杜預左
氏傳注

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周禮曰小者正樂懸之位諸侯軒懸鄭曰軒懸去一
面也左氏傳曰公問羽數於眾仲眾仲對曰諸侯用六佾預

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

尚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
四方汝為毛詩曰風政于外四方安矣

遠人回

服虔漢書注曰朱戶天子
之禮也朱戶赤戶也潘勗

面華夏充實

劇秦美新曰海外
遐方四面內向

是用錫君朱戶以居

服虔漢書注曰朱戶天子
之禮也朱戶赤戶也潘勗

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

尚書答絲曰在知人出國威若時
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

官

才任賢羣善必舉

尚書伊尹曰
任官惟賢

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

毛詩曰秉國
之均四方是

正色處中

賁之士三百人

虎賁三百人
已見上文

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

國語敬姜曰太史司載
糾虔天刑章昭曰糾之

糾虔天刑章昭曰糾之

糾之

糾之

糾之

糾之

糾之

也虔敬也 **犯關于紀莫不誅殛** 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 **是謂錫**

君鈇鉞各一 蒼頡曰鈇鉞也 **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 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

自導掩討逆節折衝四海 毛萇詩傳曰掩大也漢書主父偃說 **是用錫君彤**

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 旅音盧 **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明允**

篤誠感乎朕思 左氏傳曰高陽氏 **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 孔安國

曰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中 **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

之制 魏公之國置丞相官及卿 **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眾時亮庶功**

用終爾顯德 當簡閱憂恤汝眾士是 **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信眾功用終汝明德也

文選卷三十六

秦法皇后太子

宣德皇后令

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琊臨沂人也父暉之齊世祖為文惠太子納后穆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

任彥昇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言梁武故 **夫功在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 言功績

乎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諸臣曰貴史 **施俸造物則**

謝德之途已寡 言恩施既降俸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而不著莊子曰夫造物者為人

生於 **要不得不得強為之名使荃宰有寄** 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得為

老子曰吾強為之名曰大楚詞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鄧析 **公實天**

生德齊聖廣淵 班固漢書高祖述曰實天生德聰明 **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

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 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異星辰而亡天道不

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且曰九星

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光毛詩小雅曰高出仰止周易曰

易有大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在昔晦明隱鱗哉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昏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曹植博通羣

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謝承後漢書曰范丹博通羣藝港港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法言曰一卷之市不勝異價一卷之書不勝異意一巷之

市必立之平一卷之劍氣凌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魏志段灼理鄧艾曰艾勇氣凌雲士衆乘勢六韜太公曰屈一

人之下伸萬人之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七略曰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天口駢

成輒削蒙說文曰輒專也七略曰鄒赫子齊人齊為之語曰雕龍赫赫

應弓旄禮記二十曰弱冠禮書制曰衰然為舉首左

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何元梁

隆昌季年勤王始著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即位改元曰隆昌韋昭國語曰使張老延君壘于四方

新締構斯在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魏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

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祿之志

子曰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

六百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史記曰文公環階上山中而封子推號曰介山廣雅曰鹿高也

之秩大樹之號斯存漢書曰琅邪郡長容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不輒自免去范

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蕭詵被殺高祖監司

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少起何之

惟彼狡童窮凶極虐何之元梁典曰東昏即位嫌近羣小誅高祖兄懿弟暢尚

衣冠泯絕禮樂崩喪袁子曰古者命士已上皆

既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呂氏春

白羽一麾黃鳥底定秋曰武

甲既鱗下車亦瓦裂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卒驅

屈拱揖羣后毛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

豐功厚利無得而稱上命論曰帝王

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

五老游四塞鄭玄曰休美也四塞焜燿四方也

厚利積厚利積

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四塞鄭玄曰休美也四塞焜燿四方也

五老游四塞鄭玄曰休美也四塞焜燿四方也

五老游四塞鄭玄曰休美也四塞焜燿四方也

河飛星入昴

論語比考識仲尼曰吾聞帝堯幸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正老游渚五老曰

老飛為流星上入昴注

曰入昴宿則復為星

元功茂勳若斯之盛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

左氏傳管仲曰昔名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

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曰履踐履也

帝寶祚也輶軒萃止謂進封梁公之使也漢書袁詔曰惟念

萃止德報未殊朕甚慙焉揚雄答劉歆書曰常聞先代輶軒之使

今遣某位某甲等

率茲百辟人致其誠

詩曰百辟其刑之

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蔡邕獨斷曰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

張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三年高祖

傅季友

沈約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初

網紀

綱紀謂主簿之司也教主簿宜之故曰綱紀猶今詔書御門下也唐

義存祀典

左氏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述亡乎對曰未也臣聞盛

彌深

論語子曰微管仲

風雲之感蔚為帝師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曰張良從容步

以三寸舌為王者師河圖曰黃

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

羽林下羽敗自到

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若乃交神圯上道契商洛

神交匪詞言之所信圯上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

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書曰上竟不易太子者良本名此四人之力也

默之際省然難究淵流浩漭莫測其端矣

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孫綽

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而知夫道自然難言哉

塗次舊浦停

爾雅曰行久

靈廟荒頓遺像陳昧

跡懷人承歎貫深過大梁者或行想於夷門游九京者亦流連於

隨會

歸叔譽曰其賜處父平文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

友我則隨武子乎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為原

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繁行潦以時致薦

左氏傳君子曰蘋繁蘊藻之菜

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廣雅曰昇深也左氏傳王者施行

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宋公楚元王後

傅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尊本敬始義隆

自遠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所以為教化楚元王積仁基德啟蕃斯境

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弟也漢立交為楚王彭越國語太子晉曰太王其德十五王而始平也素風道業作範後昆

愈研習鑿齒襄陽各書記曰統口方欲興長道業本支之祚實隆鄴宗

正釋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而邱封豸

然墳塋莫翦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感遠存往慨然永懷夫愛人懷樹甘

棠且猶勿翦風俗通曰召公出為二伯止甘棠樹之下聽訟決獄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伐也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

泯鄭玄尚書注曰甄表也禮記周禮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况瓜瓞所與開源目

本者乎毛詩曰綿瓜瓞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郭璞方言注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琅琊人也少而神明盤慧博涉有文才晉安王版行軍參軍遷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章陵王子良下廷尉於獄

賜死長安時年二十七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史記曰黃帝者

能言尚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也

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文子曰聖人體道反至

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

南首而臥黃帝願下風際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吾語汝

至道又曰克親乎華封華封人曰嚮請祝聖人壽且富且多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

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

事之有天下有道則物皆具天下無道則修德就聞于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三患莫至身無常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嗟嗚有拜乘雲為請今不同者蓋請者必拜故互文也或揚旌求士或設虛待

賢求主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應劭漢書注曰旌幟也設之五達之道謂于

巨昔大禹治天下也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符篋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

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謝承後漢書序曰陰修敷

者邊黎庶人以獄者揮鉞

秀才科始自漢武
帝元封五年時名
臣文武欲盡乃詔
各州郡察舉吏民
有茂材異等可為
將相及使絕國者
與明經孫此連類
策之本意

見上 朕實奉天命恭惟永圖爾雅曰奮敬也尚書曰茲率厥典奉 審聽高居載

懷祇懼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 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敘禮記

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危難後漢宿寐嘉猷延佇忠實

書曰靈帝嘉平中何人書朱雀門言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也禮記曰鄉論秀士司徒論選士

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上鄭玄

曰學大學也周易曰顯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薛舉是錯曰大夫之

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

人事直言也崔寔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名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

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四曰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在三輔則

監梅之和屬有望焉尚書曰若作和 莫與為極

又問昔則宣情千畝之禮號公納諫國語曰宜王即位不藉千畝號 漢文缺

三推之義賈生置言禮記曰躬耕帝藉天子三推漢書曰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

勤百姓也 良以食惟民天農為政本漢書鄭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

文帝詔曰農天下大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 朕式昭前經寶茲稼穡范子

可攻也池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朕式昭前經寶茲稼穡 計然

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 辭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祥正土膏並已見東京

子駕蒼龍戴青旗躬耕帝藉又曰昔天子為籍田千畝冕而朱將使杏花苜蓿耕穫不

絃期耕耒耨玄周禮注曰朱紘以朱組為紘一條屬兩端也將使杏花苜蓿耕穫不

愆范勝之書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香華落復耕之輒謂一耕而五穫曰清剛

怨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當始生言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苜蓿水草也 清剛

洽風述遵無廢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清又曰正其行通其

夫師師然肅於風以播長也 而釋耒佩牛相訟莫反鹽鐵論曰儒者釋耒相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

牛賣刀買犢何為帶牛佩犢兼貧擅富浸以為俗 漢書曰兼井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

杜預左氏傳注曰訟緣也兼貧擅富浸以為俗 役小人富者兼役貧民說文曰墮專

也風俗通曰子不以從合為孝後若爰井開制懼驚擾農 農中田夫二百畝下田

主固宜是草浸以為俗豈不謬哉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休三

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休三為鹵可

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逵國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也為鹵可

朕恐時無史白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鄭民歌之曰決漳水分灌鄴旁終古為鹵分生

輿廢之術矢陳厥謀尚書序曰咎繇矢厥 諫諫北安國曰矢陳也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周易曰君子 敬法卹刑虞書茂興尚書虞書曰

刑之郵哉 自堪俗澆池法令滋彰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凜凜敬朴許慎淮南子注 肺石

肺石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凜凜敬朴許慎淮南子注 肺石

肺石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凜凜敬朴許慎淮南子注 肺石

肺石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凜凜敬朴許慎淮南子注 肺石

肺石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凜凜敬朴許慎淮南子注 肺石

肺石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凜凜敬朴許慎淮南子注 肺石

肺石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凜凜敬朴許慎淮南子注 肺石

肺石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凜凜敬朴許慎淮南子注 肺石

少不寃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

周禮曰肺石達窮民鄭司農曰肺石赤石也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周禮曰外朝之法

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楚詞曰荆棘聚而成林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掘聽訟于其下尚書璇璣鈴曰鬼哭山鳴鄭玄曰鬼哭誅無辜也山鳴聽不聽之異也王隱晉書曰直劉隗奏曰懷情抱恨難說不

朕所以明發動容具食服慮 毛詩曰明發不寐向書曰故有隕霜之應夜哭之鬼

朕所以明發動容具食服慮 毛詩曰明發不寐向書曰故有隕霜之應夜哭之鬼

朕所以明發動容具食服慮 毛詩曰明發不寐向書曰故有隕霜之應夜哭之鬼

朕所以明發動容具食服慮 毛詩曰明發不寐向書曰故有隕霜之應夜哭之鬼

朕所以明發動容具食服慮 毛詩曰明發不寐向書曰故有隕霜之應夜哭之鬼

兼通 兼通二途似如差就其用也彼此兼通言俱濟時 **員言所安朕將親覽** 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 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尚書曰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泉流表其不置

秘選通其有無 漢書曰貨流于泉布於布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尚書帝曰賢選有無化居 **既龜貝積裝緝縹專用** 漢書曰王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書曰武帝初算緝錢

參倍 言錢之銷磨缺減或復參分或至一倍也 **下負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游歲之資** 周書夏禮曰之食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漢書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

開而出銅 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峻啓上曰南廣漢書曰魏其末務治鑄炭應劭曰鑄形容也作錢模也禮記孔子曰然後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也 **充都內之金給園府之職** 桓

焚難輕重之權 言今欲為錢若赤仄則姦巧險僞深為可患榆莢則輕重兼用難可準乎漢書曰民多姦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為

漢書曰民多姦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為

漢書曰民多姦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為

漢書曰民多姦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為

漢書曰民多姦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為

漢書曰民多姦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為

漢書曰民多姦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為

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為秦珍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而穆公曰不可古者鑄幣權重以故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行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開塞重謂母輕謂子權平也若物重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百平之也應劭曰權其輕重也開塞所宜悉心以對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明乎開塞之節開塞猶取捨也尹文子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又曰湯武革命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可馬彪續漢書永平詔曰春秋保乾圖云三百年升歷改憲史官田太初鄧公平術有餘分一

為牽中四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連用望平和隨時之義益以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則宜改憲憲法也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淮南子曰冬至為德夏至為刑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尚書曰分命勅法淮南子曰冬至為德夏至為刑

及岫夷廢職昧谷虧方言司歷之官廢也漢秉素祗之微言司歷之官廢也魏稱黃星之驗言五德之次亡也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前有大蛇當路高祖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魏志曰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股肱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莫敵

評空軫疑論無歸方音曰軫謂相乖戾也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兩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頌曰武創洪基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尚書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序曰恢弘至道

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尚書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序曰恢弘至道

英四氣和調 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遺尚書曰克明峻德又曰欽若昊天於于大夫何

如哉其驪翰改色實丑殊建別白書之禮記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鄭玄曰禮記曰殷人尚白戎事乘翰鄭玄曰以建丑之月為正月物生色白

翰白色馬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錄御天握樞臨極尚書璇璣鈴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符錄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

空撫九敘未歌尚書答稱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百官皆撫至於思政明

臺訪道宣室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於賢也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八月上方受釐坐宣室土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若

陛之側每勤如傷之念恒軫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若相泥墜左氏傳逢滑白國之典也視人如傷詩淮淮南子注曰軫轉也故

恤貧緩賦省徭恤獄應劭曰徭者役也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尚書曰四方無虞

故曰三秋元命苞曰陽氣敷成於三故時別三月宋衷而多黍多稌不興兩穗之譎

日四時皆象此類不唯秋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

之歎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無衣無襦何以卒歲 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祿

民登爾於朝是屬宏議漢書詔策見錯曰登大夫于朝親論朕心難蜀文曰將崇論宏議 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又問惟王建国惟典命官周禮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尚書典曰乃命羲和 上叶星象不符川嶽

必待天爵具修人紀成事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

於朱官下民不忒左氏傳鄭子謂昭子曰少皞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而鳥名

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和

周官三百漢位兼倍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

歷茲以降游惰寔繁禮記曰垂綬五寸游惰之 若閑冗畢

人今云恭倍略言之耳

元長王謝子弟乃見及此

棄則橫議無已荀悅申鑒曰正會祿官閑冗由時消息昭惠恤 曷勿不澄則坐談

彌積魏志郭嘉說太祖曰劉表坐談客耳 何則可修善詳其對家語孔子曰欲善則詳其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之自陝以西名公王

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尚書曰章善

至有且撫鳴琴且置醇酒呂氏春秋

而無害嚴而不殘漢書曰蕭何以文用官為油主吏操音義曰文 故能出人於阡

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陸危已見謝眺八公山詩漢書王吉上疏曰陛下誠一世

是以賈誼有言下之有惡吏之罪也賈子曰吏能為善則人必能為 頃深

汰珪符妙簡銅聖范曄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以賈琮為冀州刺史說文曰汰

而春矩未馴秋

蠙不散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是時郡國蠙蠶而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

既問在江左尤食
知務
唐人專謂詞賦爲
文章本此

之見曰維方育子也親乃曰所以來者察君之迹爾今歲不犯境此一風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
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曰安宛雖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守山陽整沛多蝗其飛至九江
東界者輒入在朕前奏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無聞漢書曰吾邱壽王爲東
東西散去郡尉詔賜壽王璽書曰
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及至連十餘
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前時何也豈薪枵之道未引爲網羅之日尙簡
曰凡其械櫜之積之毛裘曰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國家得用養與也曹子建書曰
仲宜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吾王設天網以該之天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得鳥者羅之
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即無時得鳥孔安國尙書傳曰簡略也漢書詔策見錯曰大夫其正論母
又問朕問上智利民不迷於禮大賢疆國罔圖惟舊史記商君說秦孝
疆國不法其故苟可公曰聖人苟可以
以利民不修其禮豈非瘵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毛詩曰泌之
飢耶玄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瘵飢瘵者義與瘵同家語曰
于路南游於楚列而食也孔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大拯溺也是以三王異道而
其昌五霸殊風而並列淮南子曰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左氏
吾伯大彭不韋周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商君書曰國待
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曰記者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生沈文儒棄本徇末厥備滋多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
不遂幸奇曰本也夫文儒之力過儒生沈文儒昔宋臣以禮樂爲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宋臣聖賢也孫
農也未質也

禮樂而貴勇力貪則爲盜官則爲賊治世反是漢書曰宜帝數從王廢等所幸宮觀輒爲歌頌議
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也
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公羊傳曰權今欲專
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孝經曰命夙夜日耕桑得利矣受賜五都復而事
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鄴臨淄宛成都五都
曰土農工商四民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序管子其道奚若爾無面從尚書曰子遠汝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網漏於楚王隱晉書曰石季
離宋人失馭淮汴崩離答賓戲曰王塗蕪穢因失其御應朕思念舊民永言
攸濟尚書曰予惟故遷將開邊勞來安集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
離敢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遠定安集之加以納款通和布德修禮納其款關之誠而通其和好之禮漢
名王奉獻始和親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賔毛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左傳
黃武子再拜曰小國之節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也若膏膏之其天下集陸豈惟徹邑周禮曰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懷賓客所以開浴動南土之
懷德夷遠北歸之念王逸楚詞注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漢書上曰單于待

如何王恢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擊之單于可禽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搖之也戰國策魏加謂春申君曰異日者更廢謂魏王曰臣能處發而下鳥有鴟鵂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下之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創殞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秦之將

待于戈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左

以沃朕心言進嘉謀當謂頌汝志以沃帝心也周禮曰擯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鄭玄曰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五首何之元梁典曰天

任彥昇又在元長之下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商喻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漢書朱買臣曰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尚書曰武王朝

因藉時來乘此歷運魏志劉廙上疏曰臣遭

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班固漢書贊曰漢承

樂掃地無餘言衣冠制度禮樂軌儀皆見廢棄故無餘也班

漢書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斲珉而為樸林漢書注曰列角之列與列朝同周見曰雲

之禮冠履簞分因六代之樂官判始辨周禮曰王宮懸諸侯軒

創倉原未實尙書曰百度惟貞管

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每時人芻粟歲課田租記曰古者公田籍而不

賦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上今有滿堂飲

何從佇聞良說顏延之策秀才文曰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

六藝百家庶非牆面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名家流墨家流

先賢傳曰孫敬入學閉戶牖精力過人太學謂曰閉戶生入市人

相語閉戶生來不忍欺也陶潛賦于書曰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九流七畧頗嘗觀覽

縱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

賦謂口出泉關市謂古會百物也

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主已見上文

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

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

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

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

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

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

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

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

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

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

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

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

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

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

雖一日萬幾早朝晏罷出 雖一日萬幾早朝晏罷出 雖一日萬幾早朝晏罷出

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德動俗邑中化之 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德動俗邑中化之

長纓鄙好且變鄒俗對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鄒君因先斷其纓而出國中 長纓鄙好且變鄒俗對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鄒君因先斷其纓而出國中

皆不服 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皆不服 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

循班固漢書贊曰大帥眾至 朕傾心駭骨非懼真龍循班固漢書贊曰大帥眾至 朕傾心駭骨非懼真龍

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致上請從曉始且見事免賢者也莊子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致上請從曉始且見事免賢者也莊子

非好直龍也奸夫似龍而非龍也今 輜駟青紫如拾地芥非好直龍也奸夫似龍而非龍也今 輜駟青紫如拾地芥

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輜駟青紫如拾地芥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輜駟青紫如拾地芥

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衍苟明其取青紫如拾地芥爾 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衍苟明其取青紫如拾地芥爾 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

及季抄天下欲 鳴鳥茂聞子衿不作及季抄天下欲 鳴鳥茂聞子衿不作

也兩都賦序曰王 弘獎之路斯既然矣也兩都賦序曰王 弘獎之路斯既然矣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

不多非政要 日伏青蒲罕能切不多非政要 日伏青蒲罕能切

直 漢書曰史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直 漢書曰史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

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淮南 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引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淮南 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引

君子以 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君子以 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

虛受人 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虛受人 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

雖有違 論輸左枝雖有違 論輸左枝

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托海郡 罪狼籍膺表欲置其罪元羣行賂省監膺反坐輸作左枝漢書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托海郡 罪狼籍膺表欲置其罪元羣行賂省監膺反坐輸作左枝漢書

欽定四庫全書

白將作少府有左校令丞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漢書景帝問鄧公曰夫見錯患諸侯疆

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聲類曰謹善言也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檀道濟嘗陽秋曰謝

小察盡弘長之風悉心以陳極言無隱漢書曰哀帝使傅喜問李尋曰問者水出地動日月失

乃情故無隱

文選卷三十七

表

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為表總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有與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以來都自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孔文舉薦禰衡表一首

諸葛孔明出師表一首

曹植求自試表一首

求通親親表一首

羊祜讓開府表一首

李合伯陳情表一首

陸機謝平原內史表一首

劉越石勸進表一首



張士然為吳合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塚人表一首

庾亮讓中書合表一首

桓溫薦譙元彥表一首

殷仲文自解表一首

傅季友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一首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一首

任彥昇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一首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二表一首

為蕭揚州薦士表一首

為褚諮議蔡讓代兄襲封表一首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一首

表上

薦禰衡表

孔文舉

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掾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棄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尚書曰湯湯洪水力割有能俾乂孔安國傳曰俾使乂治也旁求四方以招賢

俊尚書曰旁求天下孔安國曰旁非一方也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世宗孝武廟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固漢書述曰世宗畢羸思

業弘祖晴谷既載羣士響臻尚書云帝曰晴谷若時登庸及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晴谷既載羣士響臻也遭遇厄運勞謙日昃周易之和中聲言響之應聲也

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陸下謂獻帝也遭遇厄運勞謙日昃周易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惟岳降神異人並出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竊見處士平

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卓犖絕異也初涉藝

文升堂觀與爾雅曰西南謂之與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

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漢書

弘羊維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知之具上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按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為尚書令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國語楚靈王責謂于西曰夫闔閭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實謝承

章表其氣猶壯
延安文章結而漢
之辰開翅晉之派
箱此種是也

後漢書曰張儉清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

潔中正疾惡若讎座曰君不肯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璜

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

雅曰抗舉也論語子曰直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史記趙簡子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

哉史魚廣雅曰鷹高也有可觀漢書成帝詔曰舉飛辯騁辭溢氣空浦空浦貌也解疑釋結臨敵

有可觀博士使卓然可觀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

有餘七略曰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臣之

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漢書南越與漢

也曰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况自詭賊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說文曰慷慨壯士不

使南越說其主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說文曰慷慨壯士不

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細綦小者為冠纓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說文曰慷慨壯士不

得志于心賈誼終軍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

皆年十八故曰弱冠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

與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邕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如得龍躍天衢振

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如得龍躍天衢振

翼雲漢李陵詩曰策名十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揚聲紫微垂光虹蜺春秋合誠圖

七在紫微中也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南都賦序曰內設金馬

子曰虹蜺為析駮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石渠之晉尚書曰賓于

門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二百神遊夫鈞

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

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若衡等輩不可

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楚辭曰宮庭震鶯發激楚王逸曰

舞飛兔騶囊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呂氏春秋曰飛兔騶囊古之俊馬也又

妙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廣雅曰區區愛也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劾試乞令

衡以褐衣召見漢書劉敬曰臣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漢書曰上

詩面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以張湯懷

欺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以張湯懷

出師表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

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諸葛孔明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

拜為丞相後主諸葛孔明乃臥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請見之及即帝位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

危急存亡之秋也歲以秋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然侍衛之臣不懈

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曰志士馳馬之秋然侍衛之臣不懈

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遇

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遇

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遇

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遇

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遇

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遇

高明光大之本
養成就之功主於
遠小人故先以作
奸犯科為言

此下承不懈於內

先漢後漢通指東
西東治亂之君而
分言之

後之等皆機密陳
說等統政事其職
各異以內外分言
之後但言彼之等
者內職諸臣專以
成就君德為務盡
等代理諸事皆
推公裁決也

以恩相接也史記陳
讓曰以國士遇我
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

乎聖聽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

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

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繼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

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

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

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

陣和積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

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覆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

息痛恨於桓靈也

節之臣也

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

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

也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

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

句求俱切

文選卷三十七

三十七之四

海錄

雅

漢書谷

永上書

宮中府

若有作姦犯

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

董允等

郭攸之南陽人

此皆良實志

此皆良實志

此皆良實志

此皆良實志

此皆良實志

襄九年傳所載與公
傳微不同公傳無
若無德之言云
字作責後之禱尤
等之慢以章其咎

日獎廣雅曰驚駭也謂馬遇鐘勸也者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與復漢室還于舊都此
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
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
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劉志載亮
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足善道察納雅言深
追先帝遺詔王逸楚辭注曰謀試也毛萇詩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
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

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邱植常自
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
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墨子曰
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
慈父不愛無益之子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

命之臣也

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故君無虛授臣無

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其所由作也堯詩曰何

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廢堯詩曰何

德厚也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曰虢仲虢

其功大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且於少昊之墟曲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

今矣三世謂文正值陛下升平之際陛下明帝也孝經命決沐浴聖澤潛

潤德教可謂厚幸矣史記曰成王作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漢書中山靖王

身為輕煥口厭百味孝經授神契曰甘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

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

主惠民爾雅曰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

風人彼其之譏毛詩彼其之是以上慙玄冕俯媿朱紱周禮曰王之五冕玄

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

孤山玄玉而朱組綴

毛萇詩傳曰發殺也

三十七

每葉千

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爾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

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

尚書序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而夏功昭記曰啟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尚書曰武王

尚書曰武王武之功繼成康之隆假周之令德以喻魏之先主也臣瓚漢書注曰統總覽也毛

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醴泉涌長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爾雅

擇也毛詩曰方叔濯止其車三千又曰江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

漢之游王命召虎又曰祈父子王之爪牙鉤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高鳥淵魚喻

吳蜀二主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

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東觀漢記曰耿弇討張步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

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待

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及出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勿首於齊境

大戰自旦及昏大破之兪古舍切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為人臣之禮邪

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王田於圃左載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也王

曰左轂鳴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為死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

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

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

甲而退七十里齊王葬雍門子以上卿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

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纆占其王羈致北闕賈誼終軍已見薦補簡表

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之二臣豈好為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

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漢書

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

安席食不逞味者伏以二方未剋為念戰國策曰秦王告蒙驁曰寡人伏見

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即世者有聞矣左氏傳子朝曰太雖賢不乏世宿

將舊卒猶習戰也史記曰王翦宿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

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文子曰欲

世出東觀漢書記黃香如疏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魏志曰太和二年遣

日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

書注曰統猶總覽也必乘危躡險騁舟奮驪禮記曰夏后尚黑戎事乘突刃觸鋒為士

卒先漢書伍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杜預左氏傳卒殲其醜類

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北征賦曰使

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

息鳥視終於白首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此徒囹圜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食棄餐奮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鄭玄周禮注曰攘却也謂却投袵也左氏伏見所以行

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賈誼終軍已見前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

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漢書

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

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剋為念戰國策曰秦王告魯家驚曰寡人伏見

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即世者有聞矣左氏傳子朝曰太雖賢不乏世宿

將舊卒猶習戰也史記曰王翦宿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

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文子曰欲

世出東觀漢書記黃香如疏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二枝之隊魏志曰太和二年

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

可以死越甲邪遂列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齊王葬雍門子以上卿

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

亮於街亭司馬彪漢書曰
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軍至皖臣瓚漢書注曰統猶總覽也必乘危躡險騁舟奮驅禮記曰夏后尚黑戎事乘突刃觸鋒為士

卒先漢書伍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馘其醜類杜預左氏傳注曰提獲也使

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

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此徒囹圜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食棄餐奮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魏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歸猶挂折也輟也謂却投袂也左氏

立塞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滸濤至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漢書彭越韓彭能勒將有玉門關立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立伏見所以行

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

而制變者也志欲自効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

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鐘名

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國語晉悼公曰昔克潞之役秦乘圖敗晉功魏顯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

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殽秦三將以歸後還

於絕纒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華燭滅有

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絕纒者不懼也羣臣纒

皆絕纒權而去後與晉戰引美八衣者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呂氏春秋曰昔者秦穆公乘馬右服

失之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駮馬之內不飲酒余

恐傷汝也徧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靡已扣公左驂野人嘗食馬於岐

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圍於車下遂大克晉及獲惠公以歸臣竊感先帝

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

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

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

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

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

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

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

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以造父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蓋廉子無求之後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周孝王以其伯翳後邑之秦為附庸使趙國民祀號曰贏秦然則秦嘗為趙矣不特為其同祖也

早崩威王棄世

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威王

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

填溝壑

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傳梁寡婦曰妾之夫先犬馬填溝壑

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

臣聞騏驎長鳴

戰國策楚容謂春申君曰昔騏驎駕車吳坂遷延負轅而身非金石名俱滅焉

伯樂昭其能

盧狗悲號

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純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純環山者三騰山首五索

韓國知其才

是以効之

齊魏相持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

路以逞千里之任

試之狡兔之捷

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

以驗搏噬之用

自惟度終無伯樂

楚辭曰長呼

韓國之舉是以於悒而竊自痛者也

夫臨博而企球

謂貌也

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

昔毛遂趙之陪隸

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

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

功

借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

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

未有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

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

原君竟與毛遂借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

按劍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

何況巍巍大魏多

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之

越絕書曰苒絲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苒絲言苒絲曰大夫石賈進曰

苒絲不自衒不信苒絲諸侯度河津無因自致殆不真賢也

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

忌也

莊子曰功成者聚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

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

氣憂患共之者也

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

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

暉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

謝承後漢書楊倫曰猶塵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嘿

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

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魏志曰大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

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

稱其明者以無不照

江海稱其大

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

此文可匹出師表而文彩詞條更為蔚然世以台伯表為希萬相者非知

者以無不容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

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

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

姓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主任用之以睦高祖立孫之親也又曰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章明也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鄭立

注曰崇猶尊也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詩曰有來雍雍治也文王以禮接其甚至

于宗族又能為政治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天子穆穆昔周公弔管蔡

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左氏傳曰藩侯來朝手長公使弔建親戚以藩屏周室馬融曰二叔管蔡也傳曰

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左氏傳曰滕侯來朝手長公使弔父請于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

不離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豸豸封之骨肉之親祭而不殊如淳曰祭或為散爾雅曰爽差也親親之義實在敦固禮記曰君

而親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

之德尚書曰於勳欽明體文王翼翼之仁毛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惠洽椒房恩昭九親漢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實蔓羣臣百寮番休遞上列子曰巨龍迭為三番江偉

延盈升美其樂興也九親猶九族

執政不察於公朝下而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

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三略曰其將恕已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至于臣者人道

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也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幣納之杜預曰禁固勿仕也綱與固通不敢乃望

交氣類修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承絕吉凶之間塞慶

弔之禮廢恩紀之違其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則瞻胡越

也詩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至於注心皇

極結情紫闈神明知之矣尚書考靈輿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然天實為

之謂之何哉毛詩國風文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願

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至怙怙

之篤義如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毛詩曰豈無膏沐齊義於貴宗等患

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

惟省無錐刀之用錐刀見上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

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蔡邕獨曰遠游冠者王侯所服傅子曰侍中冠武弁解

朱組佩青紱朱組紱已見自註表注漢書曰凡二千石以上銀即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

安宅京室執鞭珥筆范曄後漢書彭謂朱簡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也漢書趙琦曰張安世持螭鬚筆

出從華蓋入侍鞞轂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千帝側胡廣漢官張晏曰近臣負

聖問拾遺左右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蕭何之劉更生並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

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毛詩序曰鹿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序曰

棠棣燕兄弟也毛詩曰下思伐木友生之義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昔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我罔極之哀毛詩序曰我罔極之哀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

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

捐心臨觴而歎息也漢書曰中山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樂歎息者不可為歡

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列女傳曰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殖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

不知涕泣之橫集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

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

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

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

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毛詩柏舟曰母也天只不

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朱王乃曰

子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

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

德者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尚書

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劫蘇

慎也

慎也

慎也

慎也

慎也

慎也

慎也

慎也

慎也

慎也

慎也

慎也

慎也

慎也

慎也

慎也

慎也

排側動人頗似中

中詞也親親在內

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

城為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

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

始哉其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二光之明者實

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

始哉其向之者誠也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

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廣雅曰

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

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毛詩柏舟曰母也天只不

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朱王乃曰

子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

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

德者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尚書

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劫蘇

慎也

慎也

慎也

慎也

慎也

慎也

慎也

慎也

下儻發天聽而垂神聽也

讓開府表

羊叔子

臧榮緒晉書云羊祜字叔子太山人能屬文為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鍾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

昨出為沐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為台司故言儀同三司祜儀百

物使同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

王隱晉書曰太祖引

帖為從事中郎遷領軍事兼內外常以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

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眾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

未為眾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

有重祿者則勞至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王隱晉書曰祜同產姊配景帝為弘訓太后誠在過寵不

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猥猶曲也孔融答曹公書曰來書懇切詞論發中

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

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左氏傳齊侯遇相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違

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爾咫尺蓋聞古人申於見知

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曰臣聞之士者屈於不知已而申乎知已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

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列子曰子產相鄭三年善者服其化雖側席求

賢不遺幽賤國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然臣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

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

屠釣之間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說象傳若之間郭璞二書解詁曰版築上下版築料而頭鐵杵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好周西伯而

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遺賢不薦而謬處崇

班非直身殃將為朝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為非已累朝矣處之又不以為愧已歛身矣此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

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文武謂車騎及開府等宰輔謂儀同三司臣所見雖狹據今

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人少有高行為僕射年老遜位拜光祿大夫

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光

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

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

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

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

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

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

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

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

祿大夫李胤莅政引簡在公正色。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宜伯遼東人皆服事

華髮以禮始終。周禮曰大司徒領職曰服事鄭司農曰服謂公家雖歷內外之寵

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

日月。日月喻君已見上來自試表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

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出為都督荆州諸軍事不爾留連必於外

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陳情表

李令伯

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事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遣密上書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誠款賜奴如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為河內溫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左氏傳楚少宰曰寡君少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

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毛詩序曰衛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祖母劉愍臣孤弱躬

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叔伯終

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見息。字書曰祥福也外無期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

五尺之童煢煢獨子。一作子立形影相弔。曹植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服而劉夙嬰疾病

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

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

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雖

也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

或毀孟嘗孟嘗乃齊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賜遂自勿宮門以明孟嘗

著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

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

則告誡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征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伏

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爾雅曰矜憐也况臣孤苦特為尤

也

文明非有偽詞以
解通慢之責

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今臣

亡國賤俘至微至陋賈逵國語注曰陋國取人曰俘過蒙拔擢寵命優渥毛詩曰既優既渥豈敢

盤桓有所希冀周易曰初六盤桓利居黃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揚雄反騷曰臨

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

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西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

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葛璽後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痛傷帝毛

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

后土實所其鑒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

僥倖保卒餘年僂與微同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隕首結草已見上文左氏

氏後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于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類曰吾死嫁之及因曰以殉類嫁之日

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顯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頓頭而顯故獲之夜夢之日

余乃所嫁婦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臣不勝犬馬心

一無養字晉書作
報養蜀志注同無
養字乃流俗妄創

濕按偽朝一語前人共惜其停揚用修引釋載謂本作荒朝其曰為者蓋晉人敗之人史耳然張峻求為諸孫置守家人表亦稱偽烈皇帝則又何說帝魏寇蜀助自陳壽後儒如司馬溫公日以昭烈於漢世系荒忽擬之南唐李昇之列死當時亡國俘臣體例固應兩一耶讀謝平原內史表中出自敵國之語乃知士衡故是有氣骨人

謝平原內史表臧榮緒晉書曰成郡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謝恩此文亦學蔡中郎讓高陽侯表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

張含齋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北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成都攝政故稱板詔拜受祗竦

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莊繼後漢書陳蕃上疏曰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本吳人出

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邱園耿介之秀尚書舜曰予欲宣力四方凌為易曰責于邱園

累蒙榮進東晉書曰王肅曰隱處邱園道德彌明必有東席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宦成兩宮

服冕乘朝仰齒貴游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損杜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振

撰所謂臺閣者此
也唐之鳳閣臺閣
則為閣字

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辭機為祭酒駿誅殺為太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遣尚書郎中繼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晉合曰秘書郎掌中外三關經書兩宮東宮及上臺也

景拔迹顧遜同列臣贊漢書注施重山岳義足灰沒高麗漢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之義我身如足報也

若厲周易曰夕而橫為故齊王罔九所見枉陷臣與眾人共作禪文

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

汝陰太守曹武晉百官名曰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一作輻自列言蒙

尚不足忝左傳子產曰諺云蕞爾之國杜預曰蕞爾小貌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陵

舌不敢上訴所天潛夫論曰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莫大之豐日

經聖聽孝經曰五刑之屬三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

能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憫悌之宥陛下謂成也杜預迴霜

收電使不隕越荀悅申隆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

戶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懷大立拙紫退就散輩揚子法言曰使我紆朱纓金其樂不

恩惟咎五情震悼文子曰昔中黃子曰踟天跡地若無所容毛詩曰踟天蓋

及朽瘁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容

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左傳曰斐豹隸也善於則塵洗天波

謗絕眾曰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狠辱大命顯授符虎漢書文紀曰初與

符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鴻撫翼莊子曰孔

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漢書曰韓安國

大夫其後安國坐法抵罪梁丙史起徒中為二千石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漢書張敞為京兆尹坐

使者拜安國為梁丙史起徒中為二千石張敞亡命坐致朱軒與楊暉厚善不宜處位

此表自上意帝
非成都也觀表首
臣可見是時士
衡從成都在都下
魏郡太守治郡故
詔書下魏守守復
還丞授之耳兼以
表未便道之官等
語証之其義尤明
字注恐誤。方氏
釋文舉正云說文
悼懼也陳楚謂懼
曰悼引五情震悼
何為証然顏魯公
祭姪季明文震悼
心顏只作非悼也

張敞亡命坐致朱軒與楊暉厚善不宜處位

免為庶人數月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敵功使使召敵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天子引敵見拜為冀州刺史敵起亡命復秦使冀州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亡命青細采軒並二千石之車飾方臣所荷未足為秦豈臣蒙垢含羞所宜忝竊方音曰貪而非不施謂之忝

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也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關瞻係天衢

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國語申音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勸進表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道之

劉越石

建興五年晉書曰建興感帝年號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磾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烝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

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鈞命法曰天有顧盼之義授圖于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曰聖帝明王所以致太平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范曄後漢書其義紹上疏曰洛邑之祀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莊子曰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也社稷時難則戚

灌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詩毛三五以降靡不由之史記楚子西曰孔邱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王隱晉書曰宣皇帝河內滎人八上受禪追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王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不三葉重

光四聖繼軌三世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也書曰昔我文王武王宣重光廣裕曰軌跡也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

於周氏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晉書曰惠帝即位於周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王隱晉書懷紀曰羯賊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宸極喻承嘉懷

嘉之際氛厲彌昏帝位答賓戲曰周失其御禮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公羊傳曰君若綴旒猶綴也何休曰旒旒旒也以彙者言為下所執持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

長安立秦王為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任員
日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曰既表也

質幼彰金聲夙振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孫璆王
質言太子有王之質璆璆以道也**家宰攝其綱百辟輔其**

治尚書曰家宰掌邦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
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

之望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
中興尚書曰侯我后后來其蘇**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左傳鄭伯曰天
其悔禍于許**國**

未忘難寇害尋興左傳富辰曰人未
忘禍王又興之**逆胡劉曜縱逸西都**何法盛晉書胡錄
曰建興四年劉聰

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子寶晉
書紀曰

賊入掠京都劉粲冠于城下天子蒙塵于平陽傳暢再為懷愍二
諸公謂曰葛菴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上于是見害**神器流離再辱荒逆**帝也老子曰

日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也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

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左傳芋尹無字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
非君臣三畧曰含氣之類咸願得志**莫**

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聞之皆叩心
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况臣等荷寵**

三世位厠鼎司三世謂適至現也王隱晉書曰現祖適相國參軍父著太子洗馬
侍御史鼎司謂司空也謝承後漢書序曰王龔幹事遂陞鼎司**承問**

雲惶精爽飛越謝承後漢書曰寶武上疏
曰奉法詔命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五情已見上謝
平原內史表注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不泰相濟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
秋之代謂日月之晝夜**臣現臣匹碑**

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飲曰
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圖其國啟其疆于齊

為五伯之長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
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

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左傳曰初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夫人
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屈濕舒曰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

以扶其危應劭論曰
定傾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史記曰秦更
民曰黔首**伏惟陛**

下立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陸下謂元帝也書曰立德升開乃命以位孝經
援神契曰十世升平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

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
者廣雅曰命名也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于

極是生兩儀易曰易有六
極是生兩儀

載一出賢人君子所

想思而不可得見也

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

東觀漢記卷上秦世祖中興之兆

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

曹子建詩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

服梁服衛服蠻服

夷服鎮服蕃服

天下豈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遺夷羽宗姬之離犬

戎蔑以過之

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

后羿自組遷于窮石因夏人以

娥為后廢后父申侯乃與西夷犬

戎共攻幽王遂遷幽王驪山之下

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

王隱書曰元帝琅邪

就國二年加揚州諸軍事

柔服以德伐叛以刑

左氏傳晉隨武子曰

抗明威

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

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

夫以沃和序天下

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

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

惟尚考成人宅心知訓劇奉

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

書曰納于百揆百揆

美新曰海外還方延頸企踵

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

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

收夏衆使女艾謀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

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

毛詩序曰丞民

也任賢使能

况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

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

之至通于神

明光于四海蒼生顯然莫不欣戴

淮南子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

為臣妾者哉

史記張良曰百姓

且宣皇之亂惟有陛下

王隱書曰元皇帝宣

曰獻公之子九

億兆攸歸曾無與二

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

帝之曾孫左傳介之推

人惟君在矣

天解大晉必將有主

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

漢書曰霍光以內外異

而解之左傳介之推曰天未絕晉

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

漢書曰霍光以內外異

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

漢書曰霍光以內外異

文公人從而與之劇

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

訟者無不思于聖德

無異親民無異望矣

天地之際既交

革商之

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詩曰君子有徽猷

情允洽

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

徵者蓋有百數

倫要荒之衆

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

計

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

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

尊號

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

狹巢由抗

周書曰不謀同辭

會于武王郊下

是以上尊號

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

書又曰諸侯昧死再拜言上尊號

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

文選卷三十七

海錄軒

海錄軒

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東觀漢記奉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為

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爾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書曰允恭克讓上以慰宗

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溥天之下漢書翟

所謂生繁華於枯莢育豐肌於朽骨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梯與

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尚書云帝曰藥命汝典樂神人以和臣現臣匹碑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虛之一

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公羊傳曰綠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左

預曰汝辰十二日也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位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

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人狡寇窺竄伺國瑕隙左氏傳師服曰

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齊人波蕩無所繫

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齊等民也無有貴賤故謂之

匹夫橫議谷永集曰國家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公羊傳

逡巡而謂道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

子圍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

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左傳僖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乃晉

日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諸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甲兵前事之不忘後代

之元龜也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陛下明並日月無

幽不燭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月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深謀遠慮出自胸懷過秦論曰深謀遠慮

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視人神開泰之路史記丞相翟青曰是以

陳其乃誠布之執事左氏傳晉使呂相絕秦曰敢盡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

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現謹遣兼

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王隱晉書曰溫嶠字太真太原人也劉琨假守主簿臣

倅閭訓魏榮緒晉書曰倅閭訓字祖明臣匹碑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

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晉百官名曰榮劭字慶輕車將軍關

世北平人為清河太守

海錄軒

內侯臣郭穆百官名曰郭穆字景通沒胡中奉表臣琨臣匹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文選卷三十八

表下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塚人表孫盛晉陽秋曰謝詢河東人

張士然孫盛晉陽秋曰張悛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公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塚人悛為其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悛為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八殷而建宋尚書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峻命

杞呂氏春秋曰武王八殷立成湯之後於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左氏傳曰晉滅虢遂襲

職貢於王傅子曰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為郡而修齊之宗廟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思廢成湯夏

國後樂紂無道而失國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

柔服之義論語曰繼絕世柔服已見劉琨勸進表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

竝祀漢書曰高祖撥亂修祀六國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親

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漢書灌嬰斬項羽東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將以位嘗

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

從加恩孫氏子孫
引入祖宗語便易

班固漢書項羽贊曰愛重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殘戮之尸乃以公葬漢書曰初懷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國語單襄公曰高位是疾顯殘戮之尸乃以公葬王封羽為魯公乃以魯公禮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左氏傳楚子謂潘黨曰夫文止戈為武西戎有即敘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書曰織皮豈崙初支渠樓西戎即敘洛陽故宮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王館與相連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千百世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雖三王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懷金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佩青已見上求通親表二千石典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鳴鶴恤功

愛子及室毛詩曰鳴鶴恤功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毛詩曰徹彼桑土綢繆追惟吳僞武烈皇帝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權既稱尊號諡曰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彘首唱義兵先眾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于甄井吳志曰堅屯梁東為卓軍所攻潰圍而出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濟書曰義舉昭曰神器天子靈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觀官井上每且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

國靈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十上紐交五龍龍上一角缺甄首真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吳志曰孫策字伯符堅子也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桓王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漢書曰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征諸侯謀

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未發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為采薪者所踐毀也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竝宜應書二君堅策也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日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瑩永以為常

交與詔書以見事之相符
後至傳云還葬曲阿不知何以與合請之也○後讀吳主傳大書大元二年秋八月大風吳高陵松栢斯拔在吳無統

藩接濟神器於甄井說文曰甄陶也從瓦重居延切李注甄音真誤也陳與郊云惟甄堅音叶故孫堅以甄井神器為受命之符權既君吳尊堅曰帝江左遂為吳諱厥後秦緣符避隋為楊更沿襲以來至志登讀及宋甄徹登進士林據唱名讀甄為堅上稱真韻以爭辨不遜落職一字之誤人乃爾

讓中書令表

庾元規

何法盛晉書頽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亮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中州謂洛陽

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何法盛晉書曰亮父

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

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何法盛晉書曰中宗

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欽亮名德故申婚姻

沐浴玄風孟子曰滄浪之水

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

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老子曰

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譏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

帝登遐先帝謂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維新臧榮緒晉書曰

明帝諱紹字道

元規之意非志
有退讓但欲稱天
下之口耳

六姓并馬氏言之
豈德桓思不一姓
也馬氏亦自致

至公康哉之歌已
見景福殿賦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

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王隱晉書曰西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琛第二女生
成帝孫盛晉書曰春秋曰康亮明穆皇后之兄也

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河上公老子注
曰太上謂太古

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人皆有私

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

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京六姓章德皇后和熹
鄧后安思閻后順烈梁后桓思實后靈思何后皆非姻黨

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吏山姻昵臣歷觀庶姓

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根植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

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

寵四海側目漢書曰列侯宗室
見都側目而視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

弊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

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闢

每錄軒

與三五平詞多
激烈其才氣頗銳

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搃兵權。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心膂，賈逵國語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注曰香愚款，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大將軍謀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弘中宗時為侍中肅宗即位敦平進太保不拜後為丞相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尺說，使皆坦然耶。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其家而日見之鄭立日非門到戶至，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土，自貽患責哉。仰覽殷鑒，量已知弊。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身不足惜，為國取侮，是以慳慳屢陳丹款。曹大家嘯賦曰復丹款之未足留滯恨乎天際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誨，憂惶屏營，不知所厝。屏營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漢書曰彭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見本籍注尚書曰哀於折獄明啟刑書願陛下

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薦譙元彥表

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靜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畊山數桓溫平蜀反役上表薦秀

桓元子

何法盛晉書曰桓溫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

彰。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洗耳許由也琴操曰

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洗耳。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亦有秉

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驂子曰苟無死矣吾今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

之韋昭曰三君父師也。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

競。魏書文帝令曰樹德垂聲崇化篤俗伏惟大晉應符御世。應符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識曰聖王御世河龍負卷舒圖運無常

通時有屯蹇，神州邱墟三方圯裂。神州見東都賦注兔窟絕響於中林，白駒

無聞於空谷。毛詩曰蕭蕭兔置施于中谷鄭立曰兔置之人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斯有識之所

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阮瑀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雅之人不肯為此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

緒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崩乃即位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

於葬泥之墟想王蠋音獨於亡齊之境左氏傳魏絳曰昔后羿因夏人以代夏政

揚清渭波文子曰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矣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

羣黎躡顛沛之艱道消顛沛已見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

寄虎吻危同朝露莊子孔子曰邱幾不免虎口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

詭對之譏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及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驛勝自

依道志潔如玉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龔盼亡身之禍退無薛方

莊周歌曰避世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四云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

以支車迎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

所言不強致之也說音悅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漢書曰園公綺里季

洛深山管寧遼東已見謝眺郡內登望詩博物志廉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

土以為美談西士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詰之上

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

帝曰勸遊滋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

漢書曰武帝初即位使使者東吊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嚚俗魏文帝曰道薄於

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周書曰乃辨

解尚書表禮道鸞續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此文何故選錄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颺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

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非所敢喻昔

文選卷三十一

後漢書魏受禪
以楊彪為太尉
自起崩漢三公
亂不能有所裨
豈可贊維新之朝

桓立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
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史記曰伯夷叔齊恥武王伐紂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遂乃
宴安昏寵叨昧偽封左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錫文篡事會無獨固曾無固守之節亦從於衆也晉中興
以判忠邪鎮軍臣裕鎮軍宋高祖也匡復社稷大弘善貸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佇一戮
于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楚辭曰蜂蟻微命力何固三驅已見東都賦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
繫維石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繫維已見上文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
力是視唯力是視已見東京賦是以僂俛從事自同全人毛詩曰何有無僂俛求之呂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高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反正已見謝靈運述祖德詩惟新已見庾元規讓中書表憲章既
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
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臣某情詞亦自由盡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

傅季友

此文猶有東漢風味

致政曲折復白首
勤學文章表故自
真長

若使宋不代晉
讀此文者有不感

臣裕言近振旅河渭揚於西邁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詩曰居河之漚將屆舊京威
懷司雍成懷已見潘岳關中詩大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漢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州之地今以三輔為雍州河流遘疾道阻且
長詩曰迢迢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曰袁術方命地族津塗阻塞伐木通
徑滄引時月東觀漢記曰彭越樹木開道直出黎邱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
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頽鐘簋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毛詩曰
過故宗廟曰室基為禾黍塵里蕭條雞犬罕音東觀漢記曰北夷寇感舊永懷痛心在目
劉琨答盧諶詩曰哀我皇音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斯山
陽陵印之東北宣帝高原陵也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
帝峻平陵印之南則思帝陵也
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沈
宋書曰毛脩之字敬文樂陽人也高祖將伐羌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戍洛陽既開剪荆棘繕脩毀垣左氏傳戎子駒支曰
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清謹遣傳詔殿

激涕下者乎

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到前軍表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沖東莞人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于天子於是

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季友

買道詳盡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

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殺用彰謝承後漢書曰滕延拜京兆尹旌善為務

念功簡

勞義深追遠

尚書禹曰惟帝念功論語曰慎終追遠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周禮曰凡有功者

之休明沒而彌著

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劉穆之

爰自布衣協佐義始

裴子野宋畧曰高祖潛謀匡復署穆之主簿委以腹心

勿軍國心力俱盡

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僂也

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

沈約宋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又曰加丹陽尹

敷讚百揆翼新大猷

尚書曰納于百揆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惟適言是聽

居中作捍

沈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仗五人入居東城毛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鄭玄曰居軍中為容好也

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

蜀志曰文帝察黃權有局量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于下也

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

劉志曰倂度姓胡為諸葛亮主簿故

榮哀既備寵靈已泰

論語子貢曰夫子具生也榮其死也哀寵靈已見江淹雜體詩

自義配草創艱患未弭

王隱晉書曰義配安帝年號國語太子曰天禍至于今未弭子

外虞既殷內難亦

沈約宋書曰義配五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

靡有寧歲

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

穆之匡翼之勳豈唯讜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謀潛慮帷

國語姜氏告于公子曰子之行晉無寧歲

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穀梁傳曰士造膝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為上故人則造膝出則詭

辭王隱晉書曰樂廣

任諒保直莫見其際

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

一紀遂竟有成

一紀遂竟有成

國語狐偃曰畜力一紀可以遠矣

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

左氏傳重耳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爾履謙居寡守之彌

未有寧濟其事者矣

雅曰左右助也寧濟已見曹植詩

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

易曰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王弼曰履得其位也

茅土弗及

三輔決錄曰茂陵馬氏代漢茅土

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

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

內謂劉毅劉裕諸葛長民司馬楚之類也

少章云此表與碑之本傳所載異同頗多此據李友本集

士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論語曰周有大
臣契闞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是以
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

封宣城郡公

任彥昇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

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母邱儉表曰禹尚之朝不畜庸才東觀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短淺智能空薄太祖高皇帝

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蕭子顯齊書曰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也

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浚字宣遠太祖長子晉中興書

武皇大漸實奉話言何書王曰嗚呼疾大漸雖自見之

彥昇表此篇殊健不減傅季友

明庸近所蔽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窮也愚夫一

至偶識量已劉勰人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實不忍日固於綴衣之

屐拒違於玉几之側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左遂荷顧託導揚求命又曰后

雖嗣君棄常獲罪宜德所廢在也王室不造職臣

之由不造已見韜康幽贊詩職汝之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漢書曰齊悼惠王

又曰武帝遺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漢書霍光奏曰昌邑

未乾訓誓在耳曹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家國之事一至於斯

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陵已見上張士然表悼心失圖泣血待旦

寧容復微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晉中興

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漢書曰霍去

病征何奴有

榮乎宴安已見上解尚書表

絕漢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桓桓 何書古稱司會中書

寶管王言 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人鄭玄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且虛飾寵

章委成禦侮 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勿復 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

鴻毛責重山岳 揚泉養性賦曰况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 存沒同歸毀譽一

貫 吳志周勳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存沒一節周易曰殊途而 辭一官不減身累增

一職已贖朝經 七略曰位累我躬賈逵 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 大夫國體

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 論語孔子曰管仲 相桓公一匡天下

為期不敢聞命 左傳齊侯對宰孔曰 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

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 鍾平羊詠永昌 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

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臣諱誠惶

誠恐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陵王為 八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為 天子以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常語其弟曰 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晉城縣開國侯

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

凡流輪翮無取 張載贈賈子琰詩曰翮 進謝中庸退慙狂狷固嘗鑽厲求

學而一經不治 漢書曰章賢小子立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 篆刻為文而三冬

靡就 法言曰童子離處篆刻漢書東方朔 負書燕魏空殫菽 粟 戰國策曰蘇秦說秦

去秦而歸 上書曰臣明學書三交文史作用 齊楚徒知貧賤 史記曰虞卿躡屣擔簦說趙孝成王徐廣曰躡草履

負書擔簦躡屣 也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 耳安往而不得吾貧賤乎 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 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

父子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 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耳 持斧作牧以惹苴與謗 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 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

牧范睡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與誇王陽以衣囊徵名嫌疑之問誠先賢所慎也

豬衣為虜見獄吏之尊漢書賈山上書曰秦繡衣半道羣盜滿山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

除名為民知并曰之孫盛晉陽秋曰劉弘顧望除名為民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廢於百年上壽既曰徒

然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

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皇敷畝控帶朝夕秋賦賦薛君曰瘴散也

關外一區悵望鍾阜漢書楊僕上書曰此為關外人又曰揚雄有宅一區黍稷之餘稅

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楊惲與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漢書曰揚雄

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賜金娛老謂疎廣也

陛下應期萬世接統于祀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

三千景附八百不謀周書湯放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然後即天子之位又曰

臣等離心功慙同德武王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

泥首在顏與棺未毀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得泥首闕下

縮構草昧敢叨天功縮構見魏都賦易曰天造草昧鄭立曰草創也昧爽也左

訟謳歌示同民志獄訟謳歌已見

而隆器大名一朝總集左傳仲尼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讓吏部讓封侯

曰受有德兆夷人維心離德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顧已及躬何以臻此政當以接開白水列宅舊豐漢商陽人也為人質厚少文上以其南陽人故親

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東觀漢記曰吳

帝猶難尚書咎繇曰在知人再曰威若時

稱許郭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勝可觀斯謂

拔十得五尚曰比肩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曰

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國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

七人宜王曰寡人聞于里一士是比肩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顧

無足等魏志曰王脩識高素於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魏志

玠字季先陳留人也為尚書僕射與選舉先賢行狀曰玠現之一何遼落世說表玠伯

居然有齊李陵運官方淆亂毛詩序曰禮義崩壞莊子鴻都不綱西園成市

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八為

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上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漢記曰靈帝即位太后臨朝於西園賣官白

關內侯以下金卓有盈筭之談華紹深不足之歎金卓盈筭未詳虞預晉錄曰

八錢各有差金卓有盈筭之談華紹深不足之歎金卓盈筭未詳虞預晉錄曰

七人每朝小人滿庭貂蟬半惟始儀存政作謀已南面貢成斯在論語

座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草創惟始儀存政作謀已南面貢成斯在論語

南子曰人主之術責成而不勞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

寵章董巴與服志曰侍中常侍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

差或足食開中或成軍河內漢書曰蕭何以丞相留牧巴蜀使給軍食漢王擊楚

太守上謂何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漢書高

留蕭何鎮關中公吾委公以河內後封雍奴侯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漢書高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可封留侯東觀漢記曰拜前或與時抑揚或

將軍鄧禹為太司徒制曰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益親可封禹為留侯

隱若敵國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勝不免冒禮義是創通為稷嗣君也

視吳公何為還言方作攻其上嘗嗟曰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東觀漢記曰漢帝

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漢廣平侯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東觀漢記曰漢帝

統車騎將軍鄧禹定策禁中封隲為上蔡侯漢書鄂千秋曰曹參或盛德如卓茂或師

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或盛德如卓茂或師

道如桓榮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注曰世祖中興特擢盛德南陽卓茂

剛窮極師道賜四姓侍祠已無足紀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祠侯顏氏家訓曰漢明

小侯者或以侍祠四姓侍祠已無足紀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祠侯顏氏家訓曰漢明

非列侯故曰小侯五侯外戚且非舊章漢書曰成帝封舅王立王根王逢時而

臣之所附唯在恩澤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既義豈疇庸實榮乖

儒者陸機高祖功臣頌曰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

業東觀漢記曰相者謂班超曰秦酒布衣諸生耳事仲門無富貴易農而仕東方朔

日飽食安步乃祖立平道風秀世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為爰在中

以仕易農乃祖立平道風秀世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為爰在中

興儀刑多士中興謂也位戴元凱任止牧伯尚書曰古元凱也刺史即古牧伯也

人蒼舒曠敬喬戴大臨龐隆庭空仲容叔達謂之八凱高辛氏有高祖少連風秉高尚

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伯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

高祖少連風秉高尚

高祖少連風秉高尚

高祖少連風秉高尚

高祖少連風秉高尚

高祖少連風秉高尚

王僧孺范氏諸王僧孺范氏諸所富者義所乏者時富義謂段干木已見魏都賦漢書文帝曰惜李廣不逢時薄宦東朝謝

病下邑王僧孺范氏諸曰少連太子舍人餘杭令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

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劉潘梁典曰齊永元初雲為廣州刺史因廢家居久之為國子博士梁書曰天監元年雲遷散騎常

侍史部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國書曰

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書訟之然日當為月字之誤也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

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微爽爽欲逼更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

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破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幸

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營蒯愛同

絲麻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

貳辭矜臣所乞特廻寵命則靈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

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為蕭楊州作薦士表

任彥昇

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劉潘梁典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臣氏春秋曰賢士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中方之疏壤取類

導川國語太子晉曰伯禹疏川導滯伏惟陛下道隱旒纁信允符璽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

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曰孔子曰古者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旒纁璽耳所以掩聰也纁字統古縵字音義並同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

讓高世漢書安蓋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六飛同塵五

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今陛下下聘六飛馳不測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

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白駒已見桓元子薦蕭元

猶懼隱鱗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于小

物色關下委裘河上列仙傳曰關令尹喜內學老子西遊先

取襲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王襄謙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

九工是詢高子曰昔者大禹治天下以五聲寢議廟堂借聽輿阜說苑晉東郭氏

違微僻路絕高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

宣今臣之職也微僻已見李令伯表

海錄

碑亦有誤錄
公謂據碑可以証
史者未盡合也

說苑晏子曰吸池之魚入於勢門謝靈運宋書序曰不品無英後下僚不可限以位
高門上品無賤族王隱晉書曰祖約清談平裁老而不倦
貌左太冲詠史詩曰世有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
躡高位英後沉下僚

七葉重光海內冠冕
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與曰待中領右驍騎王騫字思
騫碑亦云騫字思晦據此及乘書則梁與及碑誤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覽生道導生治生
珣珣生瑒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瑒首長子遇言子儉也尚書曰宣重光晉中興書庾冰疏曰
臣謝靈運家龍
冠冕當世
神清氣茂允迪中和
淮南子曰神清者嗜欲不能亂蔡洪張鎬狀曰鎬質
氣早茂才幹足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曰以大德教

叔寶理遣之談
非意相于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世說曰王平子胡母彥國
諸人皆以放任為達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
故以暉映先達領
袖後進
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居無塵雜家有賜書
韋昭吳書曰劉
無雜書漢書曰班彪幼與兄嗣共遊
辭賦清新屬言玄遠
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
學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
過之咸榮緒晉書曰阮籍雖
放誕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
室邇人曠物疎道親
毛詩曰其室則迩其人甚遠尹文子
貧賤不患物不疎已親疎係乎
勢利不係乎不竹與仁賢也
養素邱園台階虛位
養素已見謝直
遠送孔令詩
庠序公朝萬

夫傾望
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
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
戚榮緒首
書曰荀顛

字景伯穎陽人也魏太尉或之第六子黃初末
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節之子少好學
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
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
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
僧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
王僧孺年
六歲解屬文梁與除鎮
既筆耕為養亦
傭書成學
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為官傭寫
書授筆狀曰丈夫獨不効傅介子立功絕域之
義吳志曰闕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
無以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為既畢誦讀亦
晉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夏
日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
傳曰孫康到洛在大學左右一小屋
安止毋然後入學編楊柳簡以為經
察虛實審真偽斷成敗定終始斯可
謂之人物矣雅俗已見范曄表
甘泉遺儀南宮故事
胡廣漢官制廣曰天子出車
祠天於甘泉用之名曰甘泉廟薄冠後漢書曰鄭
為尚書令引前後所陳皆補益著之南宮以為故事
書地成圖抵掌可述
漢書張安
為中郎將擊烏桓還謝大將軍霍光問戰關方畧山
川形勢千秋
豈直誕廷
鼠有必對
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戰國策曰蘇秦說趙
一抵掌而言
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
魏文侯三輔決錄注曰
實依舉孝廉為郎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
詔問何以知之候對曰見爾雅詔案秘書如候言賜鼠
百匹張騰文士傳曰人有於嵩山下得竹
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東晉晉曰此
明帝顯節陵中策文驗校果然朝廷士庶

文選卷三十九

皆服其 疎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封不休質疑斯在班固漢書重仲舒述曰謫言訪博識 對為世純儒太玄經曰爰 竝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書曰大玉夷玉天珠河圖實所憂宋衷曰質問也 實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班固漢書擢力進術曰臨表悚戰猶懼未允 不任下情云云

為褚諮議秦讓代兄襲封表

前將軍卒然此表與集詳畧 不同疑是蒙本辭多冗長

任彥昇

臣秦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見責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 公臣門籍勲蔭光錫土守臣責世載承家允膺長德蕭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賈字蔚先官歷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秦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章 昭曰載成也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以以德德鈞以下 而深鑒止足脫 屣千乘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遂乃遠讓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 弘義有歸左氏傳公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匹夫難奪守以勿貲書武始迫家臣之

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埋屈

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子雷字輝通見

根常被病純病國敵家承翁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純 書曰根不病良臣小稱病令翁移臣又曰丁徽為陵陽 初鮑允江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 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交不滅之基可謂知平鴻感也 緒命臣出纂傍統禮記曰繼別為宗鄭玄曰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見 天道無終而云終天永訣之辭也徐廣趙謝車騎葬 掩扉終天隔幽壤潘岳哀永逝曰今奈何兮一舉遺 隕若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 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 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 傳曰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焉公焉對曰君臣 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 賜停絕丹款已見不然投身草澤苟遂 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 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

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良薨西昌 侯以天子命假黃鉞贈太宰蕭子顯齊書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

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

谷遷賢

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故內

則延閣廣內祕書之府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

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碑延熹十年

何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

西河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

尊王謂伊尹也恥其君不如堯舜已見

曹子建通親親表禹亦聖帝故連言之

出精廬以尚幼不許州國曰陰令劉

君長

况乎甄陶周召孕育

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彰

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應璫與既絕

左邱明受經於而藏諸名山則陵

一延閣則青編落簡

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

系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

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

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

雲啓必窮鐫勒之盛

城亦盡刊刻之美

故太宰竟陵

社稷

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如淳曰

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

道退無苟利之專

五教以倫百揆時序

書藝業述作之茂

善亦無得而稱焉

忽移歲序

鳴鶴東徙松檟成行

六府臣僚三藩士女

人蓄油茶懷鉉筆

瞻彼景

山徒然望慕

昔晉氏初禁立碑

魏舒之亡

得作祠堂碑

魏舒之亡

得作祠堂碑

魏舒之亡

得作祠堂碑

魏舒之亡

亦從班列而阮畧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

蒙嘉歎陳蒙志曰阮畧字德規為齊國內史為政表賢黜惡化風大行卒於郡齊人欲立碑

待罪朝廷聞之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如亡微管也見

尤歎美其惠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竝軌即為成規褚淵碑即王儉所制蕭子顯齊書

長廟相南陽樂善為建立碑第二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

子恪託沈約及孔稚圭為文雄蘇周識其禁驢蹕長陵轎軒不知所適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

戰國策顏觸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族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隴感焉臣里閭孤賤

才無可甄植齊網之必弛賓客之禁范曄後漢書曰建武中禁網策名委

質忽焉紀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其試乃辟慮先犬馬厚恩不答列女傳曰蔡寬高行曰妾

清察廉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而弊帷毀蓋未遘蠅蟻禮記仲尼曰吾聞

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臣願得式黃泉珠襦玉匣遠飾

葬蠅蟻延水堅戰國策論語曰為王先用填黃泉為王作葬以御蠅蟻幽泉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錦陛下弘獎名教不隔

甲迪以金縷皆鏤為交龍鸞鳳龜龍之形所謂交龍玉匣

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南浦迎喪既曲逢前施實仰觀後

澤儼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葉勝記曰杜元凱好為身後名

谷為陵作二碑敘其不與動臨表悲懼言不自宣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

簞書曰扶風王駿子誠嘗第其子也魯督雍州諸軍事後蒙民吏樹碑讚述為龍長老見

願者無不拜之臨表悲懼言不自宣言其遺愛如此

